

WENYI LUN CONG
WENYI LUN CONG

文艺论丛



文艺论丛

· 15 ·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文 艺 论 丛

(第十五辑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南翔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125 字数 303,000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,600册

书号: 10078·3318 定价: 1.15元

目 录

探《锦瑟》·····	虞 丹 (1)
谈谈唐人的绝句艺术·····	易朝志 (23)
再说《长恨歌》·····	周 天 (32)
——《白诗笺说》之二	
略论李白诗歌的用典艺术·····	添 汗 (90)
《诗经》——周代奴隶社会兴衰的剪影···	蔡宇相 王庆元 (102)
现实主义在汉代乐府民歌中的发展及其特征·····	费秉勋 (123)
“五四”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回顾和探讨·····	邓绍基 (135)
试论《文心雕龙》著作年代及其主导思想·····	吴林伯 (152)
刘勰论文学上的创新问题·····	吴世常 (163)
黄庭坚文艺思想探微·····	程自信 (175)
——兼论黄氏非形式主义的倡导者	
评叶燮关于诗法的论述·····	禹克坤 (188)
刘熙载《艺概》中的美学观点·····	李玉铭 (200)
论文艺的美学特征·····	王世德 (219)
金圣叹的小说美学·····	叶 朗 (248)
——小说评点研究之一	

从人品到文品.....于 民 (282)

——魏晋美学思想学习札记

斯托洛维奇的美学思想.....凌继尧 (306)

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.....王金陵 (335)

拉斐尔小传.....〔法〕司汤达著 甯 声译 (353)

小说《复活》中的人物心理分析

.....〔苏〕阿普尔斯卡娅著 韩 维译 (373)

关于存在主义文学论文两篇.....薛立华 刘秉文译 (398)

探 《锦 瑟》

虞 丹

锦瑟年华散若尘，无聊恩怨负终身。
虚传书论翩翩好，却使樊南作恨人。

——吴虞

“一篇锦瑟解人难”

李商隐晚年有一首七言律诗《锦瑟》。诗如下：

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
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
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
此情若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李商隐首创一种《无题》诗体。《锦瑟》借用第一句头两个字作为标题，实非咏瑟，仍是一首《无题》诗。《毛诗序》说：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当诗人处于欲言而又难言的矛盾之中时，就创造了这种难以直言姑曲言之、难以明言姑隐言之的无标题诗歌，以

“寄其恨而晦其迹。”李商隐诗集中还有不少“借题摠抱”、“托物兴怀”的咏史诗、咏物诗和游仙诗，也可以归进《无题》诗体。

《无题》诸诗，情深意苦，言约词微。其风格幽咽迷离，宛似浔阳江上琵琶声，“弦弦掩抑声声思”。这种诗，作之固难，解之更难。在艺术鉴赏中，似乎有这样一条心理规律，越是难解，解人越多。记得卜迦丘在《但丁传》中说过：经过费力得到的东西，要比不费力就得到的东西较能令人喜爱。这首《锦瑟》问世后，不知吸引了多少人来探微索隐。孟心史说：“自北宋以来，通人皆好解《锦瑟》诗。盖积疑已历千余年，诸公皆欲破此疑，而其疑益甚。”^①后一句话，调子低，又带有几分讥诮。固然讥诮了前人，恐也讥诮了孟心史自己。

《锦瑟》流传了一千一百多年。从时间上说，宋离唐近。北宋初年，李商隐诗又吃香。宋人笺释《锦瑟》应该比后人近真。但从留存下来的宋人诗说来看，有如薛雪所说：“解者纷纷，总属臆见。”^②冯浩在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发凡中指出：“说诗最忌穿凿”，深中宋人说诗之病。刘攽是北宋的大历史学家，可是说诗却不谨严。他在《中山诗话》中，羌无故实，就断定“锦瑟”是当时贵人爱姬之名，“义山因以寓意”。南渡前后的黄朝英，在《靖康缃素杂记》中，托名苏东坡，提出“适、怨、清、和”说，分别把瑟调的适、怨、清、和同《锦瑟》颔联、颈联对号入座。黄说：“山谷道人读此诗，殊不晓其意。后以问东坡。东坡云：此出《古今乐志》，云锦瑟之为器也，其弦五十，其柱如之，其声也适、怨、清、和。案此诗‘庄生晓梦迷蝴蝶’，适也。‘望帝春心托杜鹃’，怨也。‘沧海月明珠有泪’，清也。‘蓝田日暖玉生烟’，和也。一篇之中，曲尽其意。”（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）那里是“曲尽其意”，分明是兴味索然。

① 心史：《李义山〈锦瑟〉诗考证》，《东方杂志》第23卷第1号。

② 薛雪：《一瓢诗话》。《清诗话》，中华书局版，第684页。

相传李商隐有《杂纂》一卷，中有“杀风景”一目，列举了焚琴煮鹤、清泉濯足、花上晒裋、松下喝道诸事。似乎还应添上笨伯解诗一条。更妙的是，许颢把刘昉的臆度和黄朝英的穿凿串连起来，合成一说，又加上新的附会。许说：“适、怨、清、和，一作感、怨、清、和。令狐楚侍人能弹此曲。”此说一出，几成定讞。南宋的计敏夫沿着这条解诗路线走下去，在《唐诗纪事》中，坐实锦瑟为“令狐楚之妾”。李商隐依令狐楚多年。令狐楚抚爱之如子侄，李商隐事令狐楚如父师。纵然唐人风气“尚文好狎”^①，但当时毕竟是封建社会，总还有一条不许逾越的礼教界限。解诗的人既要证实己说不诬，又要爱护李商隐声名，于是改口把锦瑟说成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的青衣，略为减轻了李商隐的这笔尚待查证核实的风流罪过。

七百余年前，大诗人元好问感叹地说：“望帝春心托杜鹃，佳人锦瑟怨华年。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。”明人胡震亨误解了元好问诗意，在《唐音癸籤》中说：“盖谓义山诗用事颇僻，惜无人注释也。”其实，《锦瑟》使事用典，不冷不僻。元好问并非惋惜无人注释，而是针对宋人穿凿附会的解诗路线而发，独恨无人作出符合李商隐本意的解释，即作郑笺。

时间毕竟是一位有大权威的批评家，淘汰了宋人的牵合附会之说。从清初朱鹤龄笺本出来后，《锦瑟》诗的笺释进入新的阶段。经过三百多年来的探索，虽然《锦瑟》诗仍旧徘徊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，但精义日增，迷误渐少。当然，歧说还不少。不过，归纳起来，从求解的方向上说，主要有两大派。一派主张“悼亡”说，一派主张“自伤”说。“悼亡”说的创始人是朱鹤龄、朱彝尊，继起坚守的有厉鹗、冯浩，近人孟心史亦从此说。“自伤”说的

① 张端义：“汉人尚气好博。晋人尚旷好醉。唐人尚文好狎。本朝尚名好贫。”（《贵耳集》卷下）

创始人是何焯，继起坚守的是张采田，近人汪辟疆亦从此说。两说相较，当以“自伤”说于义为长^①。

正当《锦瑟》笺释工作渐入佳境时，斜刺里杀出一彪强人来。一九七四年“评法批儒”。“四人帮”在中国文学史领域中，也来一个以我划线，对我胃口的，封为法家，要扬；不对我胃口的，贬为儒家，要抑。真是匪夷所思！唐代诗人在一千多年后还要重新站队。自称“乾坤一腐儒”的杜甫，几乎要戴上儒家大帽子，姑念其还有“儒术于我何有哉？孔丘盗跖俱尘埃”两句诗，从宽发落，保护过关，定性为由尊儒到疑儒、轻儒，又由轻儒到倾向于重法的诗人。李商隐福从天降，被尊为法家诗人。诗随人贵，评价《锦瑟》的基调提到儒法斗争的高度。《锦瑟》定为永贞革新失败五十周年的纪念诗。“四人帮”的政治哲学是：有权就有理，权大理由大。跟“四人帮”走的中国文学史专家的研究哲学是：大胆假设，大胆求证，可以说，比胡适还要胡适。

李商隐有一首《梦泽》诗。诗云：

梦泽悲风动白茅，楚王葬尽满城娇。

未知歌舞能多少，虚减官厨为细腰。

楚王好细腰，宫中皆饿死。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悲剧。当然，细腰悲剧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。不过，现象后面有其产生的原因。只要这个原因没有消失，又会产生形式纵然不同而性质仍然相同的再一个愚蠢的悲剧。清人姚培谦读《梦泽》后说：“普天下揣摩逢世。才人读此，同声一哭矣。”^②如果不怕犯把古人现

① 近人中尚有二说。一，岑仲勉认为：“余颇疑此诗是伤唐室之残破，与恋爱无关”；（《隋唐史》第244页）二，苏雪林认为，“我说《锦瑟》果然是义山爱情纪念之物，《锦瑟》一诗也果然是悼亡之诗，不过所纪念所追悼的，乃是他所恋爱的宫嫔，和他自己的妻子毫无干涉。”（《玉溪诗谜》第102页）。

② 姚培谦：《李义山诗集笺注》卷14。

代化的错误的话，诗中的“满城娇”宛似风派才人，我以为。

“悼亡”说质疑

“悼亡”说的创始人是朱鹤龄。孟心史说：“自清初朱长孺笺李诗，证以本集《房中曲》‘归来已不见，锦瑟长于人’之句，谓此诗寓意略同，是以锦瑟起兴，非专赋锦瑟云云，自后人始以悼亡说此诗。”^①

“悼亡”说的历史功绩是：抛弃了宋人的“令狐青衣”说，贡献了一种新的见解。“悼亡”说的历史局限也在这里。它只是抛弃了宋人的“令狐青衣”说，但没有抛弃宋人的穿凿附会的解诗路线。

《锦瑟》诗一开头，李商隐就把作诗主旨，一清二楚地交代为“一弦一柱思华年”。在“悼亡”说盛行时，清人何焯独具只眼说：“感年华之易迈，借锦瑟以发端，‘思华年’三字一篇之骨，三四赋思也，五六赋华年也，末仍结归思字。诸家皆以为悼亡之作。”^②近人汪辟疆也指出：“第二句‘思华年’三字，即一篇眼目。”^③如果“悼亡”说能成立，李商隐作诗主旨就应改成“一弦一柱思亡妇”。思华年可以包括思亡妇在内，但思亡妇不能替代思华年。

“悼亡”说遇到的最大困难就在如何把思华年同悼亡挂上钩，又能自圆其说。

最先解决这个矛盾的是朱彝尊。朱说：“此悼亡诗也。意亡者喜弹此，故覩物思人，因而托物起兴也。瑟本二十五弦，弦断而为五十弦矣。故曰‘无端’也，取断弦之意也。一弦一柱而接

① 心史：《李义山〈锦瑟〉诗考证》，《东方杂志》第23卷第1号。

② 沈厚垠：《李义山诗集辑评》卷上。

③ 汪辟疆：《玉溪诗笺举例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4辑。

思华年，二十五而歿也。”^①

李商隐诗中讲到的瑟都指古瑟^②。古瑟相传为五十弦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和《汉书·郊祀志》都说：“太(泰)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，悲，帝禁不止，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。”朱彝尊说瑟本二十五弦，弦断而为五十弦，其根据并不充足。冯浩看到朱说有破绽，放弃了朱说。冯说：“素女所鼓，本五十弦。本集又云‘雨打湘灵五十弦’，则是言瑟之泛例耳。余初疑合两瑟言之者，尚误也。或谓以二十五弦为五十，取断弦之义者，亦误。”(文中引用冯浩说，见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，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，以下同)

古瑟究竟是五十弦还是二十五弦？完全允许争议。考证错了，也不过是治学上的疏失。问题是朱彝尊来了一个大胆的假设，解成李商隐妻“二十五而歿”。这个大胆的假设，引出一个大笑话。李商隐在开成二年(837年)或开成三年(838年)同王茂元女结婚。大中五年(851年)李妻病亡。如果李妻二十五岁病故，那末结婚时年龄似为十一岁上下。即使唐人习尚早婚，这也未免过早。

继起主“悼亡”说的人中，有些人在解释“一弦一柱思华年”时，仍旧执迷不悟，在数字游戏里打转。杨致轩解成“百岁偕老”。杨说：“琴瑟喻夫妇。冠以锦者，言贵重华美，非荆钗布裙之匹也。五十弦，五十柱，合之得百数。‘思华年’者，犹云百岁偕老也。”^③孟心史指摘前人“即能定为悼亡之作者，亦从无明了之解释，正缘锦瑟与华年之关系，先自茫然，其余更无从道及矣。”他自己怎样解释“锦瑟与华年之关系”呢？他认为李商隐夫妇结婚时各年

① 沈厚垠：《李义山诗集辑评》卷上。

② 李商隐诗集中尚有《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梦后作》：“逖巡又过潇湘雨，雨打湘灵五十弦。”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：“因令五十丝，中道分官徵。”

③ 转引自冯浩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第493页。

二十五，两个二十五加起来就是五十。“夫妇各二十五，适合古瑟弦之数，因恒以锦瑟为嘉偶之纪念”^①。但孟心史在论文中考过来，考过去，只考明了李商隐结婚时年二十五，而李妻年二十五结婚的根据却拿不出来。解诗原非解算术题。谁陷在“五十”这个数字的迷宫中，谁对于“思华年”的本义，总不免“先自茫然”。冯浩终于醒悟过来，一不测字，二不算命，老老实实在地承认：“有弦必有柱。今者抚其弦柱而叹年华之倏过，思旧而神伤也，便是下文‘追忆’二字。前人每以求深失之。”

李商隐在《锦瑟》首联破题，交代作诗宗旨后，接着在颔联、颈联中用四组富有特征性的艺术形象来表现“思华年”之情。“悼亡”说用思亡妇来解释颔联、颈联，遇有扞格难通说不圆之处，不惜曲为之说，强作解人。于是，一步步错下去。

颔联上句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，用的是庄周梦蝶事。《庄子》内篇《齐物论》最后一段说：“昔者庄周梦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，不知周也；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？胡蝶之梦为周与？周与胡蝶，则必有分矣，此之谓物化。”不难看出，庄周梦蝶事，同悼亡不搭界。在李商隐诗集中，梦蝶事数见。如：“枕寒庄蝶去，窗冷胤萤销。”（《秋日晚思》）“战功高后数文章，怜我秋斋梦胡蝶。”（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》）无一用于悼亡。与李商隐同时的杜牧，在《寄浙东韩又评事》诗中用了梦蝶一典：“梦寐几回迷蛱蝶，文章应广畔牢愁”，也同悼亡无关。

主张“悼亡”说的人，怎样训释这一句呢？

朱彝尊抓住《齐物论》中“物化”两个字做文章。朱说：“蝴蝶、杜鹃，言已化去也。”^②冯浩感到论据单薄，从《庄子》外杂篇

① 心史：《李义山〈锦瑟〉诗考证》，《东方杂志》第23卷第1号。

② 沈厚埙：《李义山诗集辑评》卷上。

《至乐》中，把庄周丧妻事引进到《锦瑟》中来，作为补充。冯说：“取物化之义，兼用庄子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箕踞鼓盆而歌。义山用古，颇有旁射者。”冯浩的推理方法是：梦蝶丧妻两个典故，同在《庄子》一书之中。既然李商隐用了梦蝶，也会“旁射”，兼用丧妻。不过，曲为之说，必有漏洞，漏洞越补越多，顾此而又失彼。《庄子·至乐》中说庄周丧妻，毫不悲伤，鼓盆而歌。李商隐伉俪情深，即使用事喜爱“旁射”，也不至于用鼓盆而歌来抒写悼亡之痛。

用“悼亡”说训释颌联下句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，宛如方枘圆凿，插不进圆榫眼。

“望帝”事见扬雄《蜀王本纪》，其中说：有一男子，名曰杜宇，从天堕止，有朱提女子，名曰利，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。宇自立为蜀王，号曰望帝。望帝如何同杜鹃拉上关系？有几种传说。一种传说很简单，说是望帝死后化为子规，蜀人闻子规鸣，皆曰望帝。一种传说较复杂，涉及桃色事件，说望帝以鳖灵为相治水，后与其妻通。悔恨德薄，不如鳖灵，委国授之而去。望帝去时子规鸣，蜀人悲子规而思望帝。综合传说来看，望帝是男性，有妻，且闹过桃色纠纷。如果硬要把望帝化鹃同悼亡联系起来，此典也只能用于悼亡夫，而不适宜用于悼亡妇。程梦星不深思，妄释为：“三四谓生者辗转结想，惟有迷晓梦于蝴蝶；死者魂魄能归，不过托春心于杜鹃。”^①生者指李商隐，辗转结想，惟有迷晓梦于蝴蝶，这还勉强说得过去。死者指李商隐妻，魂魄能归，托春心于杜鹃，这就讲不通了。使事严用典切的李商隐，总不至于误男为女，颠倒阴阳。冯浩和孟心史大概是发现了这里面有性别纠纷，两人采取滑过去绕路走的办法。冯改说成“谓身在蜀中

^① 程梦星：《李义山诗集笺注》卷上。

托物寓哀。”孟改说成“乃言身方在蜀而心念妇嫠也。”①

“悼亡”说训释颈联“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”二句，任意性更大，几乎是随嘴讲②。

朱彝尊说：“珠有泪，哭之也；玉生烟，已葬也。犹言埋香瘞玉也。”③程梦星说：“五六谓其容貌端妍，如沧海之珠，今深沉泉路，空作鲛人之泪矣。性情温润，如蓝田之玉，今销亡冥漠，不啻紫玉之烟矣。”④冯浩说：“盖下半重致其抚今追昔之痛，五句美其明眸，六句美其容色，乃所谓追忆也。木庵谓是哭之葬之，则接第七句必不融洽矣。”孟心史说：“五句言离别之悲，六句言会合之乐。义山生平就幕职，官卑道远，恒不携家，会少离多，踪迹如此。”⑤此外，还有人把“珠有泪”“玉生烟”释为“盖伤王氏子女多不成立”，离题更远了。

总之，“悼亡”说解《锦瑟》，用的是“我田引水”的求证方法，强诗就我，强诗中典故就我，强使作者的作诗意图服从于解者的解诗意图。这就不能叫做以意逆志，只能叫做以意代志了。

“自伤”说近真

“自伤”说的创始人是清人何焯。他认为：“此篇乃自伤之词，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。庄生句言付之梦寐，望帝句言待之来世。沧海、蓝田，言埋玉而不得自见；月明、日暖，则清时而独为

① 心史：《李义山〈锦瑟〉诗考证》，《东方杂志》第23卷第1号。

② 张采田指出：“种玉、埋玉之解，皆误，不可从。冯注又引《录异传》‘吴王小女曰玉，抱之如烟然’事，以诂此句。夫玉乃人名，借作物用，诗家从无如此隶典者，况精纯如义山乎？尤疵缪矣。”（《玉溪生年谱会笺》第199页）。

③ 沈厚培：《李义山诗集辑评》卷上。

④ 程梦星：《李义山诗集笺注》卷上。

⑤ 心史：《李义山〈锦瑟〉诗考证》，《东方杂志》第23卷第1号。

不遇之人，尤可悲也。”^①

在清代，主张“自伤”说的人不多。汪师韩解《锦瑟》的方向同“自伤”说一致。他认为：“《锦瑟》乃是以古瑟自况。”“世所用者，二十五弦之瑟，而此乃五十弦之古制，不为时尚，成此才学，有此文章，即已亦不解其故，故曰无端，犹言无谓也。自顾头颅老大，一弦一柱，盖已半百之年矣。晓梦喻少年时事。义山早负才名，登第入仕，都如一梦。春心者，壮心也。壮志消歇，如望帝之化杜鹃，已成隔世。珠玉皆宝货。珠在沧海，则有遗珠之叹，惟见月照而泪。生烟者，玉之精气。玉虽不为人采，而日中之精气，自在蓝田。”^②

“自伤”说引起治李商隐诗的人重视，是在张采田的《玉溪生年谱会笺》问世后。张采田原持“悼亡”说^③，后来改宗“自伤”说。他认为：“此全集压卷之作。解者纷纷，或谓寓意青衣，或谓悼亡，迄不得其真象。惟何义门云：‘此篇乃自伤之词，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’。其说近似。盖首句谓行年无端将近五十。庄生晓梦，状时局之变迁；望帝春心，叹文章之空托。而悼亡、斥外之痛，皆于言外包之。沧海、蓝田二句，则谓卫公毅魄久已与珠海同枯，令狐相业方且如玉田不冷。卫公贬珠崖而卒，而令狐秉钧赫赫，用蓝田喻之，即‘节彼南山’意也。结言此种遭际，思之真为可痛，而当日则为人颠倒，实惘然若堕五里雾中耳，所谓‘一弦一

① 沈厚垠：《李义山诗集辑评》卷上。

② 汪师韩：《诗学纂闻》。见丁福保辑《清诗话》。

③ 张采田原持“悼亡”说，谓“‘沧海’句指己，言流泪时多。‘蓝田’句指妻，言埋香日久。钱氏说可从，冯氏偏创异解，谓想其妻容体，何其陋耶？义山伉俪情深，然见之篇章，多以《无题》晦之，后人奈何加以轻薄也。”

又谓“此悼亡诗定论，首二句与结相应。‘五十弦’取其悲不可止，所谓追忆也。‘庄生’句暗用鼓盆义。‘望帝’句切蜀，时在梓幕也。‘沧海’句言对景流涕。‘蓝田’句言埋香日久，此所以使人追忆不禁而当时竟不料其至于此也。诸家异说纷纷，皆不可从，惟冯庄最得。而其解后四句，尚有误会处，余为通之如此。”（《李义山诗辨正》，《玉溪生年谱会笺》第265—266页）

柱思华年’也。义门又谓：‘义山集三卷，犹是宋本相传旧次，始之以《锦瑟》，终之以《井泥》，合二诗观之，则吾所谓自伤者，更无可疑矣。’斯真定论，诸家臆说，亦可以少息也哉！”①张采田对颈联的解说，刻意推求，失之过深。有的同志讥其笺释李商隐诗；笔端常为令狐绹鬼魂所缠绕。虽然谑而近虐，但却入木三分。解诗当然要走知人论世、以意逆志的道路，由其世以知其人，由其人以逆其志。但是，诗中寄托，有可知者，有不可知者，更有言近而旨远者，“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，则凿矣。”②

汪辟疆后出，博考众说，断以己意，更为精审。他说：“此义山自道生平之诗也。第二句思华年三字，即一篇眼目。庄生句，喻己功名蹭蹬，以彼其才，又似非终身郁郁下僚者，天为之抑人为之也。故用庄生梦蝶事以见迷离恍惚，而迷字已透露之。望帝句，喻己抱一腔忠愤，既不得信，而又不甘伊郁，只可以掩抑之词出之，即‘楚天云雨尽堪疑’之意也。沧海月明，喻清时，然珠藏海中，不能自见，以见自伤之意。蓝田日暖，喻抱负，然玉韞土中，不为人知，而光采终不可掩，则文章之事也。二语又从陆士衡‘石韞玉而山辉，水怀珠而川媚’变化而来。然戴叔伦尝论诗之境界：如蓝田日暖，良玉生烟，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。戴卒于德宗贞元五年，为义山前辈。此句又全本戴氏。详戴之言，则此句指其诗文又无可疑。末二句总结‘此情’，即上四句之情。成追忆三字，正与思华年相应。第八句仍不肯直说，以当时已惘然五字逆挽，为上文作不即不离之咏叹，益增惆怅矣。此诗精深

① 张采田：《玉溪生年谱会笺》第199页。

② 屈复：“凡诗有所寄托，有可知者，有不可知者。如‘月中霜里斗婵娟’‘终遭君王怒僇师’诸篇，寄托明白，且属泛论，此可知者。若《锦瑟》《无题》《玉山》诸篇，皆男女慕悦之词，知其有寄托而已。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，则凿矣。今但就诗论诗，不敢附会牵扯。”（《玉溪生诗意·凡例》）

又谓“诗之文义如此。若必言所指何人何事，谁能起玉溪于九原而问之哉？”（《玉溪生诗意》卷四）

华妙，而唐宋解者，最多亦最枝。元遗山、王渔洋皆有解人难之叹。盖未尝深思也。至冯孟亨谓《锦瑟》为悼亡之诗，当误从《房中曲》之锦瑟而言，不知与此无涉也。”^①

经过何焯、汪师韩、张采田和汪辟疆四家的考索，李商隐作《锦瑟》的主旨，从历来的曲解、误解中解放出来，由晦而明。四家在解诗的方向上是一致的，但在颌联、颈联的笺释方面，尚有分歧。后来人的任务是：择善而从，继踪前进。

一生悲剧的艺术概括

李商隐一生坎坷，丰才啬命，位卑年促。正如崔珣《哭李商隐》诗所说：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”。李商隐毕生写了许多首自伤身世的诗。举例说：在托物兴怀的咏物诗中，他以桃李盛时寂寞、雪霜多后青葱的小松自负，以高难饱、恨费声的鸣蝉自喻，以飘荡参差、无枝可栖的流莺自况，以“天涯地角同荣谢，岂要移根上苑栽”的紫薇自解，以“无蝶殷勤收落蕊”的雨下牡丹和“忍委芳心与暮蝉”的野菊自伤。在借题摭拾的咏史诗中，他怜惜独擅才华的宋玉，亦用以自怜；哀怨魄如存的屈原，亦用以自哀。在云思雾想的游仙诗中，他以“上清沦谪独归迟”的圣女自恨，又以不施粉黛、只逞婵娟的嫦娥自矜。

这首《锦瑟》的特点是：它不仅是一首自伤身世的诗，而且是一生悲剧的艺术总结。《锦瑟》的首联和尾联，一起一合，前呼后应，点明作诗宗旨是思华年，伤往事。颌联和颈联是律诗的主体。李商隐在颌联中对自己一生悲剧作出了艺术概括，在颈联中又对自己一生悲剧的产生原因作了探索。在下面，着重对颌联和颈联作一些笺释。

① 汪辟疆：《玉溪诗笺举例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4辑。